





中国历史故事

(十四)

赵云华摇主编



目摇摇录

| | |
|------------------|---|
| 班勇继父业····· | 员 |
| 南北匈奴对峙····· | 猿 |
| 金微山之战····· | 怨 |
| 东汉班超威服鄯善····· | 缘 |
| 东汉班超智降于阗王····· | 苑 |
| 东汉班超袭击疏勒之战····· | 苑 |
| 东汉联兵平定莎车龟兹····· | 愿 |
| 东汉平定月氏焉耆之战····· | 园 |
| 东汉王朝再次统一西域····· | 园 |
| 东汉征北匈奴第二次战役····· | 缘 |
| 东汉军平定五陵蛮····· | 猿 |
| 马皇后诫子····· | 猿 |
| 杨震之死····· | 猿 |
| 外戚宦官之争····· | 猿 |
| “二十八将”····· | 源 |
| 跋扈将军····· | 源 |
| 梁冀专权····· | 缘 |
| 宦官诛梁冀····· | 缘 |
| 郭林宗善鉴····· | 缘 |
| 陈蕃窦武诛宦官····· | 缘 |
| 熹平石经····· | 源 |
| “五侯”与“十常侍”····· | 苑 |
| 党锢之祸····· | 怨 |

| | |
|--------------------|---|
| 东汉时羌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 苑 |
| 天文历算家张衡 | 苑 |
| 赵过在农业上的贡献 | 怨 |
| 汜胜之书 | 愿 |
| 蔡侯纸 | 愿 |
| 张仲景在医学上的贡献 | 愿 |
| 华佗 | 愿 |
| 麻沸散 | 怨 |
| 汉赋和乐府 | 苑 |
| 佛教东传..... | 员 |
| 太平道和五斗米道..... | 员 |
| 三十六方一时俱起..... | 员 |
| 从统一到分裂..... | 员 |
| 何进袁绍诛宦官..... | 员 |

班勇继父业

延平元年（公元 95 年），由于北匈奴的争夺和西域都护任尚措置失宜，诸国又复反汉。汉王朝调回任尚，新任都护段禧等苦战数月，仅能保住龟兹，道路仍然阻隔。永初元年（公元 107 年），汉朝廷公卿聚议又撤销都护，派兵迎回段禧等，放弃了西域。其后北匈奴乘虚而入，奴役西域诸国并裹胁他们共同侵扰边郡。元初六年（公元 112 年），敦煌太守曹宗奏请派索班带领千余人屯伊吾，招抚西域，于是车师前部及鄯善复来归附。次年，北匈奴带领车师后部（今新疆奇台）等攻杀索班，击走车师前部王。鄯善王惶恐向曹宗求援，曹宗奏请派兵经营西域，汉王朝大臣们又聚会商议，班超的儿子班勇被特别召见参与谋划。班勇反驳了有些朝臣苟安一时的论点，指出经营西域是“夺匈奴府藏，断其右臂”；放弃西域则匈奴得势，必然寇掠边境，威胁河西，“则中国之费，不止千亿。”同时班勇又说明匈奴在西域的残暴统治不得人心，“鄯善、车师皆怀愤怒，思乐事汉，其路无从。”指出西域诸国本来乐意归附汉朝。有时发生变乱，大都是官吏处置不当而引起的。再考虑到当时汉王朝财政困难，不宜出动大兵，可以加速敦煌的边兵，再恢复鄯善的屯戍，“禁汉人不得有所侵扰”，比较妥当。当时朝廷采纳了设置西域副校尉、恢复敦煌屯兵三百人的意见，但没有出兵屯戍鄯善，仍然处于被动挨打的守势。其后匈奴果然伙同车师多次入寇，河西大受其害。

延光二年（公元 121 年），由于北匈奴不断袭扰，某些

大臣又重提放弃西域。这时有更多的人理解到班勇的意见正确，敦煌太守张珰上书说：“臣在京师，亦以为西域宜弃；今践其土地，乃知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尚书陈忠也说：放弃西域则匈奴“财贿益增，胆势益殖，威临南羌，与之交连，如此则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资之费发矣。议者但念西域绝远，恤之烦费，不见先世苦心勤劳之意也。”安帝这才决定派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五百出屯柳中（今新疆鄯善西）。次年，班勇到鄯善，招降了龟兹、姑墨、温宿等国。征发诸国兵万余人进攻车师前部，击走北匈奴伊蠡开，招抚车师前部遗民五千多人重新立国，班勇也回到柳中屯田。第二年，班勇征发敦煌等郡骑兵六千及鄯善、车师前部等国兵进攻车师后部，斩杀八千余人，包括车师后部王军就和北匈奴派驻车师后部的使臣。次年即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32年），班勇大发诸国兵进攻北匈奴呼衍王，呼衍王逃走，其部众二万多人投降。北匈奴单于亲率万余骑进入车师后部，班勇派兵往救，北单于退走，追斩其贵人骨都侯。从此北匈奴不敢再进攻车师，西域诸国都安定了，只有焉耆王元孟未降。永建二年，班勇奏请攻焉耆，汉王朝派敦煌太守张朗带领河西兵三千配合班勇征发的西域诸国兵进攻，分兵两路约期到焉耆会合。张朗争功，先期到达便单独进兵，焉耆王元孟请降。这样一来，班勇反由于未能赶到参战而免官下狱。汉王朝就是这样来对待重开西域的功臣，实际上反映出东汉政权更加腐败昏聩，连是非都分不清了。

南北匈奴对峙

更始二年（公元元年）冬，更始帝刘玄为了弥合被王莽彻底破坏的汉匈关系，遣中郎将归德侯王飒与大司马护军陈遵出使匈奴，授予单于汉旧制印玺及王侯以下印绶，送还当年随须卜当、云至长安的亲属、贵人及随从中的幸存者，希望与匈奴重修往日的友好关系。然而，趁着新莽年间兵连祸结之机，重新控制西域，势力再次转盛的匈奴单于舆十分狂傲，声称：“匈奴与汉本是兄弟，只因匈奴内乱，宣帝辅立呼韩邪单于，所以匈奴称臣尊汉。如今汉朝也大乱，被王莽篡夺了皇位，匈奴出兵反击之，引起天下骚动，人心向汉。王莽败亡与汉室重兴，是匈奴有功于汉，汉理应尊我。”单于舆骄横的态度，显示出匈奴内部与汉敌对的强硬势力的重新抬头，致使更始政权试图与匈奴重新和好的努力归于失败。

建武初年，汉匈关系不仅没有好转的迹象，单于舆反而趁着东汉政权初建未稳，经济凋敝，人口锐减，百废待兴之时，联合北边的割据势力以及乌桓和新兴的鲜卑族，大规模侵扰北境。当时在北边的割据势力中，受到匈奴支持，不断骚扰中原的主要有彭宠、卢芳、张晔、李兴等人，其中以彭宠与卢芳势力最强，对北境的危害也最大。彭宠原本是更始帝刘玄的部将，后归附刘秀，屡立战功，封建忠侯，赐号大将军，因与幽州牧朱浮不和，起兵反叛，占据右北平及上谷数县后，与匈奴兵联合，攻拔蓟城，自立为燕王。但在建武五年（公元29年），彭宠被其苍头（奴仆）子密人所杀，匈奴

利用其侵扰东北诸郡的企图随之破灭。彭宠虽死，但卢芳仍旧与匈奴联合侵扰，北境局势依然十分严峻。卢芳是安定三水（今宁夏同心东）人，新莽末年起兵反莽。东汉初年，被三水豪杰拥为西平王，遣使与匈奴、羌人联络，被单于舆立为“汉帝”，在匈奴的支持下，占据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不断与匈奴及乌桓联合出兵侵略北边。建武六年，光武帝见卢芳与匈奴侵扰不息，遣展德侯王飒出使匈奴，以通旧好。匈奴虽然遣使回报，但单于舆以冒顿自比，态度倨傲，与卢芳联合侵扰北边如故。建武九年，光武帝因遣使修好无效，派大司马吴汉等率五万余人击卢芳，匈奴出动骑兵增援，汉军因作战不利退兵。此后，汉军虽连年在北境防御作战，但功效不著，依然无法遏制卢芳与匈奴日益猖獗的侵扰势头。虽然后来卢芳势穷投降，被光武帝封为代王，匈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入侵。当时辽东、渔阳、上谷、中山、代郡、上党、天水、扶风（治长安，今陕西西安）等郡国（大体相当于今辽宁、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北部一带），都曾饱受匈奴的侵扰杀掠之苦，连年不得安息。因无法阻挡匈奴的入侵，东汉政府曾于建武十五年（獠年）徙雁门、代郡、上谷边民六万多人至居庸关（今北京昌平西北）、常山关（今河北涿源南）以东，以躲避匈奴。左部匈奴甚至进入塞内居住，朝廷深为忧患，只得增兵防范，但收效甚微。

公元 濠年（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内部发生重大变化，正式分裂为南北二部，匈奴与汉朝的关系也随之发生根本性转变。

早在呼韩邪单于北迁单于庭之后，在漠南地区就形成了

一个以八部大人为中心的政治集团，后归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汉书》作伊屠智牙师）统率。知牙师是王昭君与呼韩邪之子，单于舆之弟，后晋升为左贤王。依单于继承惯例，知牙师当继舆为单于。东汉初年，单于舆与汉朝为敌，不愿意单于之位落入与汉有较深渊源的知牙师之手，欲传位于子，因此杀知牙师，立子为左贤王，漠南八部大人及乌桓均归右奥鞬日逐王比统辖。比见单于舆冤杀知牙师，口出怨言：“单于继位，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指知牙师）当立；以子言之，我乃前单于（指乌珠留单于）长子，当立。”比心怀怨恨，同时惧怕被杀，因此很少参加龙庭会议。单于舆也察觉比有异志，于是遣两骨都侯至漠南，监护比所部兵。

建武二十二年（源年），单于舆死，子左贤王乌达鞬侯继立，不久亦死，弟左贤王蒲奴继位。其时匈奴因连年旱蝗成灾，赤地千里，草木尽枯，饥疫流行，人民牲畜大批死亡。蒲奴单于害怕汉乘其疲敝之时袭击，于是遣使至渔阳郡（治今北京密云县）请求和亲，试图缓和与汉的紧张关系，光武帝也遣中郎将李茂回报。乌桓见匈奴势衰，不愿再依服匈奴，于是出兵攻击匈奴，蒲奴单于不敌，率部众向北迁徙，对漠南实际上失去了控制。统率漠南的右奥鞬日逐王比见继单于之位无望，愈益愤恨，于是在建武二十三年（源年）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至西河太守处请求内附。监护比部兵的两骨都侯发觉比有异志，遂于赴五月龙庭大会时密报单于，建议诛比。不意消息走露，比集合八部四五万人自卫，蒲奴单于发万骑攻之，见比兵力强盛，不敢进兵而还，双方关系彻底决裂。

建武二十四年（灑年）正月，漠南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比比祖父呼韩邪单于附汉得安，故而沿袭其号，以示与汉和好之意。比亲至五原塞外，表示要“永为蕃蔽，捍御北虏（指北匈奴）。”自东汉初年以来，匈奴连年入侵，朝廷穷于应付，耗费甚巨；而今匈奴分裂，南匈奴自愿为汉保卫边塞，于汉无疑是有利之举。当时朝内一些大臣不相信南匈奴附汉的诚意，坚持利用匈奴分裂之机出兵攻灭匈奴，光武帝为安境息民，决不允许挑起战端，于是采纳五官中郎将耿国的建议，应允了南匈奴通好的请求，从而确定下扶持南匈奴，抗击北匈奴的基本策略。事后汉匈关系的发展进程，证明了光武帝这一决策是正确的。

同年冬十月，在东汉政府的支持下，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即替落尸逐鞮单于。从此，匈奴正式分为南北二部。由于南单于归附汉朝，北境再无侵扰之患；位于匈奴东北的乌桓、鲜卑，过去常追随匈奴入塞侵扰，见南匈奴附汉后，也遣使至洛阳朝贡，北境愈加平静。第二年春正月，南单于比为了扩展势力，同时也为争取朝廷更有力的支持，遣其弟左贤王莫率兵攻击北匈奴，大获全胜，俘掳万余人，马七千多匹。北单于蒲奴为避南匈奴兵锋，退却近千里。三月，南单于遣使至洛阳，请求朝廷派使者监护，愿遣侍子入朝，复修呼韩匈奴邪单于故约。建武二十六年（纒年）春，光武帝遣中郎将段彬等使南匈奴，于五原（治今内蒙包头西）西部塞设南单于庭，始置“使匈奴中郎将”，率兵护卫南单于。同年秋天，南单于比遣子入侍，光武帝依诸侯王之制，授南单于比黄金质玺绶，另赐衣裳、冠带、车马、黄金、锦绣、缯布等财物珍宝，又从河东郡转输粮食二万五千多斛，

牛羊三万六千多头赈济南匈奴部众。不久，因南单于与北匈奴交战不利，光武帝命将南单于庭徙至西河郡美稷（今内蒙准格尔西北），设置官府，命中郎将段彬等驻居西河郡，由西河长史率二千骑兵、弛刑（被赦免的囚徒）五百人，协助段彬等护卫南单于。随着北境战事的停止，东汉政府将以前因战乱内徙的边民迁回故地；同时，为了使南匈奴担负起护卫北境的任务，光武帝允许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上谷等八郡由南匈奴部众放牧居住，南匈奴诸部王也率领其部众协助诸郡县戍守，侦察北匈奴动静。嗣后，东汉政府几乎每年都要给予南匈奴巨大的财政支持。据袁宏《后汉纪·和帝纪》记载，用于南匈奴的费用每年竟高达钱一亿九千万之巨。

在东汉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南单于的统治趋于稳定，势力不断增强。在这种形势下，北单于十分惶恐，归还了一些以往被掠的汉民，以通善意；发兵击南匈奴时，骑兵每经过汉边塞亭障，总是声称是追击亡虏右奥鞬日逐王（指南单于比），决非敢侵犯汉民。确实，此时在漠北的北匈奴处境十分困难，南匈奴的自立不仅使其丧失了漠南一大片水草丰润的土地，经济上陷入窘境，势力大衰，而且还时常受到北面丁令、东面乌桓、鲜卑、南面南匈奴的夹击，迫使北匈奴的势力逐渐向西部转移，以加强对西域诸国的控制。为了摆脱困境，北匈奴于建武二十七年（缘年）首次遣使至武威郡请求和亲。光武帝命群臣廷议，一时争论不休，皇太子（即明帝刘庄）认为南匈奴新附，如接纳北匈奴，恐南匈奴生疑，反生事端。光武帝采纳太子之议，命令武威太守拒绝其使。其后，建武二十八年、三十一年，北匈奴二次遣使使

入朝贡献，复请和亲，要求与汉互市。光武帝考虑到与南匈奴的友好关系，只是颇加赏赐，善言回报，不遣使者，拒议和亲与互市之事。

明帝即位之后，北匈奴因和亲与互市不成，发兵攻掠边塞，均被南匈奴与汉军击退。永平七年（遼寧年），北匈奴似乎对和亲之事已经绝望，所以遣使入汉后，仅请求与汉互市。明帝不希望因拒绝互市而重起边衅，于是遣使回报，允许互市交易。互市虽然对匈奴与汉民均有益处，但汉与北匈奴通使，引起了南匈奴上层一些人的猜疑，须卜骨都侯等人准备借机叛乱，于是暗中与北匈奴联络，请求北匈奴出兵援助，这一图谋被朝廷及时发觉，于是在永平八年设置“度辽营”，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将兵屯于南单于庭西北的曼柏（今内蒙东胜东北），又调骑都尉秦彭将兵屯南单于庭，以防须卜骨都侯的叛众与北匈奴交通。同年秋天，北匈奴果然发兵二千骑，携带马革船，准备从朔方渡过黄河迎须卜骨都侯的叛众，因见汉军防范严密，无隙可乘，失望而归。迎叛不成，北匈奴单于蒲奴恼羞成怒，屡次发兵大肆攻掠诸边郡，焚烧城邑，杀掠吏民，河西郡县城门连白天也得紧闭设防。

北匈奴不断侵扰边郡，终于迫使明帝下决心进行反击。永平十五年（殉年），奉车都尉窦固等将兵出屯凉州（治今甘肃张家川），预示着与北匈奴的最后决战即将爆发。

金微山之战

在两汉之际的汉匈冲突中，匈奴铁骑频繁地出没于汉北境之上，几乎整个北境都受到程度不同的骚扰，西域也重入匈奴的彀中。然而，汉匈传统的战场——河西地区却保持着安宁的局势，这与割据河西，据境自保，被当地豪强推为河西五郡大将军的窦融有直接的关系。匈奴曾试图重占河西地区，均被窦融击退，此后不敢再染指河西。建武五年（公元49年），窦融归顺光武帝，被任为凉州牧，继续镇守河西，后虽奉调入朝，但河西大局已定，匈奴无隙可乘，光武帝得以集中兵力在北境抗御南侵之敌，无西顾之忧。但在公元58年之后，随匈奴的南北分裂，汉匈战争的态势发生重大变化。北匈奴南侵的路线被亲汉的南匈奴所阻断，其东北部又受到乌桓、鲜卑的压迫，被迫向匈奴右部转移，企图利用西域诸国的人力物力资源继续与汉为敌。在这种形势下，西域与河西地区所在的凉州及并州西部就成为汉匈交锋的主战场。或许是因为窦氏久在河西地区的缘故，东汉时二位与北匈奴作战的有名将领窦固、窦宪，都出于这个威名显赫的家族。

永平十五年，明帝决心出击北匈奴，遂命显亲侯窦固等大臣议击北匈奴事。谒者仆射耿秉认为，武帝时占据河西，分离羌、胡、西域内属，最终迫使匈奴归附。当前汉匈形势与武帝时期颇为相似，北匈奴之所以猖獗，是由于重占西域的缘故。因此，耿秉建议汉军先出击白山（天山山脉东端），攻占伊吾，击破车师，重新经营西域，以断匈奴右

臂，然后可战胜北匈奴。明帝完全同意耿秉的见解，在窦固曾随伯父窦融在河西，明习边事，所以任命窦固为奉车都尉，骑都尉耿忠为副将；耿秉为驸马都尉，骑都尉秦彭为副将，率兵屯于凉州。

永平十六年春二月，汉发兵数万人，分兵四路，同出塞击北匈奴。窦固与耿忠出酒泉塞，与北匈奴呼衍王战于天山，斩首千余级，追击至蒲类海，攻占伊吾城，留守一些士卒屯田后班师回塞内。其余三路汉军因北匈奴闻风而逃，均无功而返。正是在此次战役中，窦固发现假司马班超颇具军事才能，遂命其率三十六名随员出使西域。从此，班超开始了经营西域漫长而又艰苦的历程。十七年冬，窦固等率一万四千骑出敦煌昆仑塞（今甘肃安西），于蒲类海大败北匈奴白山部，乘胜攻占车师前后国，复置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恢复了汉在西域中断近六十余年的统治。十八年春，窦固奉诏罢兵，回到京师洛阳。就在窦固大军离开西域之后，北单于蒲奴立即遣左鹿蠡王率二万骑前来争夺车师前后国，都护陈睦、戊校尉耿恭、己校尉关宠被匈奴及耆焉等国分别围攻，形势非常危急。恰在此时，明帝去世，朝廷无暇出兵增援西域。结果陈睦、关宠先后战死，仅剩耿恭死守疏勒城，顽强抗击着北匈奴大军与车师兵的围攻。耿恭智勇兼备，对士卒推诚相待，同生共死，深得士卒拥戴，故能同心死守孤城。久围粮尽，煮铠甲、弓弦为食。北单于派使者前来劝降，许封耿恭为白屋王。耿恭不为所动，将匈奴使者诱上城头亲自斩杀。北单于大怒，急攻疏勒城，但始终不能如愿。等到次年章帝即位后，派出援兵解疏勒之围时，耿恭部众死伤殆尽，仅剩下二十六人。章帝见西域形势严峻，决定再次

正是在这种历史机遇下，曾被章帝痛斥为“腐鼠”的窦宪成为三百年汉匈战争的终结者。

窦宪是窦融的曾孙，祖父窦穆娶光武帝女内黄公主，父窦勋娶光武帝子东海王刘强女沘阳公主。祖、父二人尚公主，居高官，权倾一时，终因干乱政治、交通奸滑而获罪，父子俱死于狱。此时窦宪年少，又为罪官之后，仕途本已无望。但在建初二年（72年），因妹妹立为章帝皇后，窦宪被拜为郎，迁为侍中、虎贲中郎将，从而春风得意，权势熏天，竟然强夺明帝女沁水公主园田。此事后为章帝知晓，痛斥窦宪为“腐鼠”，方将园田归还。章帝死后，和帝年幼，窦太后秉政，窦宪参议国家机要，权势更盛。因见风流倜傥的都乡侯刘畅赢得年轻太后的欢心，害怕分其权力，窦宪遂遣刺客将刘畅杀死。太后痛惜情夫被害，将窦宪囚于内宫，准备严惩。窦宪恐怕被诛，于是上书求击匈奴以赎罪。于是窦宪被拜为车骑将军，执金吾耿秉为副将，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沿边十二郡骑及羌、胡兵击北匈奴。

永元元年（89年）六月，窦宪、耿秉率八千骑与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率万骑出朔方鸡鹿塞（今内蒙磴口西北），南单于亲将万骑出满夷谷（今内蒙包头北），度辽将军邓鸿率羌胡八千骑与南匈奴左贤王安国率万骑出朔阳塞（今包头东），三路大军约定在涿邪山会师。窦宪率大军出塞之后，分遣副校尉阎磐、司马耿羲等与左谷蠡王师子率精兵一万余骑，于稽落山大败北单于军，其部众四处溃散。北单于率残部逃遁，窦宪率大军随后追击，又大破北匈奴诸部，直追至私渠比鞮海（今蒙古乌布苏泊），斩首名王以下一万三千多级，掳获牲畜近百万，前后招降八十一部二十多万人。

窦宪统率大军出塞三千多里，大获全胜，乘兴与部属登上燕然山，令幕府中护军班固作铭，勒石纪功。班固在《封燕然山铭》中赞扬窦宪与耿秉率“鹰扬之校，螭虎之士”，千里奔袭，“陵高阙，下鸡塞，经碛卤，绝大漠”，取得了显赫战绩，“躡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宣称这次远征北匈奴即可以雪“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又可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威。”显然，窦宪等人已经认识到此役是最终战胜匈奴的关键一战，所以班固声称此役之后，可以“一劳而永逸，暂费而永宁。”事实确实如此。此役是汉匈长达三百年的战争中最后一次战略大决战。北匈奴经过这次沉重的打击之后，主力部队损失殆尽，在漠北的统治实际上已经崩溃，北单于被迫西迁，从而离开匈奴人曾经纵横三百年的大漠，开始了坎坷的西迁历程。

窦宪在燕然山铭功后率大军返朝，班师途中又遣军司马吴汜、梁讽携带金帛西行，准备招降北单于。这时北单于已经逃到西海（今巴尔喀什湖）之上，北匈奴内部乱作一团，吴汜、梁讽沿途招降一万多人，至西海后宣扬汉廷声威，劝慰北单于仿效呼韩邪单于，东归降汉，保国安民。北单于非常喜悦，立即率残余部众随汉使返回。北单于归至私渠比鞮海时，听说汉军已经入塞，心存疑虑，不敢亲自入汉，于是遣其弟到洛阳探听虚实。此时窦宪因击北匈奴有功，拜为大将军，封为武阳侯，威震朝廷。窦宪见北单于不亲自入朝，颇感不快，于是遣还其弟，北匈奴第一次请和未成。

永元二年七月，大将军窦宪率兵镇守凉州，又摆出一副即将大举出兵的态势。此时北单于见汉遣还其弟，复遣车偕储王至居延塞，请求汉朝遣使至北匈奴商议归附事宜，窦宪

于是遣班固与梁讽前往。南单于当然不愿意北匈奴与汉媾和，于是上书请求出兵袭击北匈奴，护匈奴中郎将耿谭遣从事率汉军配合。而北单于根本不知道危险已经降临，在急切等待着汉使的到来。入夜之后，汉军与南匈奴军二路夹攻，北单于在睡梦中惊醒，受伤后仅以身免，连玉玺也来不及携带，八千多人被杀戮，单于阏氏与儿女五人、部众一千多人都成为俘虏。等汉使班固、梁讽赶到私渠比鞮海后，北单于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唯有残破的帐庭与满地的死尸，默默地陈列在大漠之上，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欢迎前来媾和的汉使！

永元三年二月，窦宪见北匈奴衰微之极，再也不屑与北匈奴讲和，决心消灭北匈奴，于是遣左校尉耿种率大军出居延塞，围击北匈奴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此时北单于根本没有任何抵抗能力，与汉军一触即溃，只得再次率残余部众突围而逃，母阏氏也被汉军俘虏，五千多部众都被汉军斩首。耿种此次出塞五千多里，是汉匈战争爆发以来汉军出塞作战行程最远的一次，也是汉匈最后一次大会战。金微山之战后，北匈奴国家从此灭亡。本来北单于在二年前已经西迁，只是听从窦宪所派汉使梁讽等人的劝说后方才东归；而汉军却突然发动了金微山之战，颇有些背信弃义的味道。汉匈二大民族在大漠角逐争雄三百年，就是以这样不甚光彩的最后一战永久地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金微山之战后北单于下落不明。据一些学者研究，北单于突围之后，仍沿西迁的老路逃至巴尔喀什湖与咸海间的康居一带。班超平定西域后，北匈奴在康居立足不定，离开康居，绕过咸海，再向遥远的西方迁徙而去，在伏尔加河流域定居下来，成为四世纪前叶活